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三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36).....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三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霍奥·奥古斯托·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先生
(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36)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主席：**叙利亚常驻代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S/8730〕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无反对意见，我建议邀请叙利亚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按照安理会以往作出的决定，现在我邀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的代表参加讨论。由于安理会会议桌的席位有限，我建议，按照以往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请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代表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同时说明，在要求他们发言时，将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 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A. 海尔迈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和 G.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约旦代表发言。

3. **法拉先生(约旦)：**在过去两天中，特科阿先生多次企图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约旦对以色列的控诉上转移到别的无关问题上去。对我的代表团来说，回答以色列对事实的一切歪曲并揭露以色列为其对我

国人民所犯罪行而辩护时所用的一切借口,并不困难。但是,我认为,我不沉湎于谈论任何无关的材料,会有利于安理会的会议。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对约旦的侵略行为。这是以色列在这里以及在特拉维夫都傲慢地承认了的。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听取以色列分文不值的诡辩,是有失安全理事会的尊严和责任的。

4. 特科阿先生谈了不少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我过去曾说过,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以及其后为巩固其武装部队在阿拉伯领土上的继续占领而发动的多次进攻,不能不遭到人民——这种占领的受害者——的抵抗。毫无疑问,约旦的部分领土受到军事占领是不能带来和平的。只要以色列人继续呆在那里,那里就会有抵抗,就会有斗争,就会有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这是很自然的。不论是在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凡是遭受过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都有过象抵抗以色列占领军那样的先例。老实说,今天在安哥拉、罗得西亚和南非所发生的事情,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没有什么两样。代表们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结论。当纳粹部队入侵并占领欧洲国家时,欧洲国家怎么办?它们没有抵抗吗?当它们的国土被纳粹占领时,它们的领导人不是在国外领导和指挥自己国家的民族抵抗运动吗?当时伦敦不是成了流亡政府和民族抵抗运动的中心吗?难道人民还需要受到邀请才去抵抗军事占领吗?难道他们的抵抗不是他们自然的反应吗?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二千万人,欧洲国家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土牺牲了成百万的青年。他们的斗争和抵抗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赢得了相信人权、反对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同情。这个道理对我国人民并不例外。任何政府都不能压制他们的感情、信心与决心。如果特科阿先生希望约旦在今天的安理会上对他说:我国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民族抵抗运动明天就停下来,以报答他昨天那种希特勒式的叫嚣和他的部队继续对我们犯下的罪行,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对我们领土的继续占领。

5. 我曾在安理会说过,以色列人的占领并不赋予他们任何权利,他们应当滚出去;但它却迫使人民履行为解放而斗争的职责。当这个占领涉及圣城耶路

撒冷时,这一职责就更神圣,斗争就更伟大,目的就更高尚了。以色列不能占领着别人的家园而又想要和平。特科阿先生在谈论恐怖主义之前应该回答这一问题:他的军队在那里干什么?以色列军队在约旦领土上干什么?

6. 特科阿先生讲了很多有关法塔赫的问题。法塔赫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的一个组织的名称。它致力于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但是,由于占领者的蛮横和联合国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该组织才被迫进行民族抵抗。法塔赫产生于目前流离失所但决心恢复家园并维护伟大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尊严、自由和自决——的巴勒斯坦人民之中。安全理事会是这种基本精神的维护者。毫无疑问,安理会是不希望它屈从于破坏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不管从哪方面说,难道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以色列上星期日对约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它今年六月的侵略行径辩解吗?难道一个由联合国一手炮制的会员国能以一些个别人的行为——约旦对这些行为是没有责任的,我再说一遍:约旦政府对此是没有责任的——来为它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辩解吗?安理会能看着这个成员国继续蛮横下去吗?假如安理会对该会员国的存在有责任,难道对它的错误行为就不负责任了吗?

7. 当特科阿先生断言——这里,我引用犹太电讯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一篇新闻公报中刊载的原话——“国际法权威人士怀疑联合国有关以色列的决议的‘法律效力’”,他的政府因而拒绝遵守、接受或履行你们的决议时,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每逢约旦控诉以色列,每逢以色列进行侵略,就把同样的或相似的决议拿出来重申一遍,不是向以色列呼吁,就是对其行为表示遗憾,再不就谴责或指责它一下。这事实上已变成一种例行的决议,其结果只能助长以色列人这种想法,即他们可以对约旦犯下严重罪行而不遭受任何惩罚。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仅仅这样做就够了吗?

8. 特科阿先生并没有否定诸位阁下收到的控告。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有组织的恐怖主义问题。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据,不必认真对待。过去十七年中,以色列在安理会上—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

题，但都被安理会驳回了；而且在七次不同情况下，以色列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谴责。

9.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会作出了第一个这种决议〔第九三(一九五一)号〕。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会在第一〇一(一九五三)号决议中指责以色列侵略基卜亚。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第一〇六(一九五五)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的正规武装部队进攻加沙地带。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第一一一(一九五六)号决议中，以色列受到谴责，并被警告说，如果它再发动进攻，安理会将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以维护或恢复和平。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在第一七一(一九六二)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该会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第五次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决议中，安理会指责以色列对约旦的埃斯·赛穆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次决议中，安理会向以色列强调指出：不能容忍军事报复行为；如果再次出现这种行为，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不再发生这种行为。

10.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在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对卡拉迈难民营的军事行动。安理会并重申：不能容忍军事报复行为；如果再次出现这种行为，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不再发生这种行为。

11. 现在，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就涉及这种新的更加严重的侵略行为——一次是针对伊尔比德的平民，另一次是针对萨勒特人民；造成约旦九十三人死亡、二百零三人受伤。

12. 当然，安全理事会已反复讲明决不宽恕军事报复。

13. 在安全理事会第六三五次会议上，以色列遭到了坚决的反对。我无需引用那次会议的所有发言，只要引用安全理事会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发言就够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参加了辩论，不仅支持了约旦的正当控诉——为此我们对他们深怀谢忱——他们甚至共同提出了关于基卜亚侵略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指的是联合

王国和美国。这里是联合王国代表就特科阿先生的前任、以色列现任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提出的同一问题所作的发言。我现在引用联合王国的声明：

“无论如何，女王陛下的政府业已声明，它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为这种行为辩解；并已通过女王陛下在特拉维夫的大使通知以色列政府：它对这种显系精心策划的进攻感到震惊。迄今获悉的进一步情况和伤亡人数的增加只能肯定我国政府对这种行为的谴责并加强其认为这种行为已构成对整个该地区安全的威胁的看法。

“不幸的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报复竟然有人肆无忌惮地去干……。”〔第六三五次会议，第49和50段。〕

14. 英国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声明接着说：

“在基卜亚发生的这种报复性袭击所引起的问题是：它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决心进入以色列，进行以命偿命的报复。这样，这种报复性袭击所产生的结果，恰好是以色列本想阻止的东西。〔同上，第53段。〕

“……但是，如果这个小小的自由民主国家——我们相信以色列的子孙们正努力在巴勒斯坦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想保持它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对它的同情，那么我们建议它最好不要象某些以色列的报纸所作的那样，力图表明：摧毁约旦领土上的村庄并屠杀其居民（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无辜的），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且是一连串事件合乎逻辑的最后结果。”〔同上，第59段。〕

15. 同一决议草案的发起国——美国的代表说：

“我们……同意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听取以色列和约旦代表的发言后就采取行动。”〔同上，第60和61段。〕

16. 这些是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给以色列的有说服力的、清楚而明达的说明和劝告。其中涉及一个原则问题；并且我肯定，这样的论据、这样的评价和这样的立场今天仍是有效的。现在所需要的

是把它们付诸实施的措施和办法，以结束以色列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需要的是以色列应多听听它的朋友们的这种劝告。以色列应该知道，它已经使它的朋友感到处境困窘。也许通过这些劝告，以色列会变得头脑清醒、情绪正常、行为端正；也许会停止它的战争罪行；也许会认识到军事力量并不是它的最好的王牌。

17.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观察员问题。已经有人建议各方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并同意联合国派观察员到该地区。我们主张——我们愿意阐明我们的立场——联合国停战机构应予加强；而建立新的机构既不利于和平，也不利于安全理事会。观察员应设置在停战分界线上，其司令部应一如既往设于耶路撒冷。实现上述步骤以前，所有以色列部队必须完全彻底地撤出整个被占领地区。重点应该是撤军，而不是停火。安全理事会不要制造可能冻结现状的条件。我们的秘书长明智地通知联合国说：停战机构继续有效；停战协议继续有约束力；不论以色列或约旦都没有废除这一协议的否决权。

18. 我强调停战协议的重要性，不仅是维护联合国机构在我们地区的威信，而且是维护它在世界各地的威信。因为该机构在世界很多地方一直在有效地和成功地行使职能。美国代表为维护朝鲜停战协议所作的下述声明，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在讨论普韦布洛号事件时，戈德堡法官曾说：

“停战协议的效力必须全部恢复。为达此极为重要之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其作用和影响。”〔第一三八八次会议，第95段。〕

19. 今天，约旦对安理会发出同样呼吁：我们呼吁，停战协议的效力必须全部恢复。为达此极为重要之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其作用和影响。

20.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再讲几句话。观察员并没有阻止也无法阻止以色列部队进攻村庄和平民。在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也未能阻止两个星期前以色列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因此，即使他们在场，也不能阻止以色列飞机六月到八月之间对我国城镇的轰炸。

21.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

得一提。很多代表谈到，有必要支持雅林大使所作的努力。在我们方面，对卓越的特别代表是给予了种种协助的。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然而，我国政府愿强调指出，我们听到关于支持特别代表的努力的谈论是够多的了，而朝那个方向采取的建设性步骤却太少了。毫无疑问，制止以色列的继续侵犯是一个建设性的步骤，这对雅林大使是有帮助的，而且是很有帮助的。那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让所有那些谈论支持雅林大使所作的努力的人们扪心自问，他们真真正正、实实在在了做了什么来协助这位特别代表。

22. 今天，安全理事会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以以色列对伊尔比德和萨勒特的进攻。因此，我们将不去讨论强塞进我们讨论中的、并可能会混淆主要问题的东西。

23. 目前，只说一点就够了：当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时，我国政府的理解是：所有安全理事国都将为实施那一决议而在安理会内外进行工作。这当然包括结束以色列的傲慢行为及其不断的侵略行径。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桀骜不驯，不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加沙地带；不论是在苏伊士运河地区还是在戈兰高地，还是在轰炸无辜居民的时候，安理会都有责任采取行动，因为这样才能协助雅林先生，有助于完成他的使命。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不幸的国土上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

24. 如果安全理事会看到以色列第七次向它的意志挑战而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它的无所作为不仅将影响中东和平，而且将影响非洲、亚洲的和平，还可能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那样奉为神圣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将被军事占领、讹诈、威胁、毁灭和饥荒的政策所代替。

25. 请回想一下，当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我六月份提出的对伊尔比德的侵略问题的控诉时，上星期，就在星期日，又发生了对萨勒特的侵略。现在正在讨论这次侵略时，就在昨天，以色列人又进入约旦领土，用直升飞机追赶人们，并杀害他们，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受伤。

26. 不言而喻，除非采取行动，否则我们预料将

会出现更多的这种罪行。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事件，因为形势在日趋恶化。

27. 安全理事会屡次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再进行侵略，安全理事会就将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现在以色列已经用比以往规模大得多的侵略行为使安全理事会除对它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外，别无其他选择余地。安全理事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它的任务和反应必须更加巨大。

28. **主席：**按照发言人名单，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2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们在安理会上听到的阿拉伯代表所提出的论点是十分离奇的。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战争要继续下去，而以色列不应该自卫；约旦军事阵地可以不受制止地炮轰以色列村庄，而以色列却不得对其进行炮火压制；袭击者可以继续屠杀和破坏，而以色列却不应该伸出手去痛击他们。

30. 约旦代表在谈到昨天艾恩·亚哈伍地区发生的事件时，这种态度特别明显。有一支突击队身着军装，携带步枪、机枪和一具火箭筒，越过停火线，袭击了死海和埃拉特之间的阿拉瓦地区的以色列村庄——艾恩·亚哈伍。他们击毁了村卫生所。在以色列部队的紧追下，他们向约旦方向逃跑。以色列部队一直追过沙漠地带，才赶上袭击者，将其中五人打死，两人俘获。

31. 约旦代表要我们承认停火线应该是保护袭击者的屏障，而约旦代表和他的政府却不承认停火线是阻止从约旦出击的障碍，这是很荒谬的。停火只有在双方完全对等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只有在双方都把停火线作为分界线来尊重的情况下，停火线才能起到它的作用。

32. 安全理事会不能接受停火对双方之一没有约束力的论点。安全理事会不能同意任何一方把停火随心所欲地看成是批准它从自己的领土上继续进行侵略活动。

33. 目前的辩论对维持停火不能没有直接影响。停火的前途取决于纵容阿拉伯国家继续无视停火义

务，还是要求他们放弃战争——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手段在进行战争。

34. 从约旦的军事阵地炮击以色列的村庄是对停火的明目张胆的破坏。这种行为必须停止。恐怖性的和破坏性的袭击现在和过去都一直被认为是违反停火的。这些活动必须制止。这是能够制止的，特别是由于政府的广泛参与这些活动。除了已知的和记录在案的有关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政府参与组织、训练和武装恐怖突击队的情况外，我想再向安理会提供下述情况。

35. 七月十七日在约旦河附近被俘的突击队员阿塔·达武德·赖斯提供了以下证据。七月十五日他随队到达卡拉迈，然后从那里前往乌姆·舒尔特的一个约旦军事哨所。在哨所里，他们遇到了另一支突击队。他们在哨所里过了夜。七月十六日白天，不允许他们离开营棚，以防以色列人发现他们。晚上，这两支突击队在一名约旦中尉的带领下，向约旦河进发。这个约旦军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沿途情况，告诉他们口令并答应一旦遭到攻击而撤退时，约旦军队的阵地将给予火力掩护。然后他们在夜里十一时渡过了约旦河。

36. 纳比勒·哈桑·库巴比是七月九日被俘的，他所在的突击队由约旦的一辆军车从萨勒特载运到达达米亚桥附近的一个军事哨所。在约旦士兵的帮助下，他们渡过了河。

37. 马阿蒙·阿赫迈德·阿卜达拉格·加莱德是第六破坏队的指挥官。为了请约旦中尉哈莱德配合他的部队袭击和撤退，他于六月十四日到达瓦迪·坎尔恩警察局。这个中尉告诉他口令是“马哈茂德”，并把这件事通知了在这个地区担任警戒的约旦部队。

38. 马哈茂德·阿里·尤拉德六月七日同伊拉克第四二一突击营的一支部队一起越过了停火线。在趟水过河之前，他们碰到了几名约旦士兵，约旦士兵给他们指出了过河的地方。另一支由五个劫掠者组成的小组受命同约旦士兵留在后面，以便在撤退时给予掩护。

39. 哈利弗·胡赛因·穆斯塔法证实了约旦军官视察突击队训练营和取道约旦军事哨所进行袭击等情

况。他说,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只有一个选择:参加约旦军队或恐怖组织。在军队中盛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促使他们选择了恐怖组织。哈利弗·胡赛因·穆斯塔法在萨勒特的基地度过了十二天。他知道有三百个新兵是不需要任何军事训练的,因为他们原先在伊拉克军队第四二一营或约旦和叙利亚军队里当过兵。

40. 我还要回顾一件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在阿拉瓦路上的儿童村贝尔奥拉附近和一支突击队遭遇。在交火中,六名破坏者全部被打死。他们都穿着埃及军装。指挥官有埃及军队的中尉军衔。两个士兵衣袋里装有收条,收条证明他们已把军事文件存放在埃及驻安曼的领事馆里。一名士兵带有一份一九六七年在开罗发出的文件。另一名士兵被查明是埃及第一四一突击营的成员。

41. 三月份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处理恐怖战争的问题。在此期间,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否认过安理会收到的关于他们支持并参加恐怖战争的证据。究竟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行动来结束这一侵略阴谋,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以色列自己处理,以色列将拭目以待。

42. 另一方面,对于以恐怖战争为手段所进行的阴谋的性质和目的,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我愿意重申,阿拉伯代表及其支持者企图把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行动时,从约旦军事阵地向以色列村庄发动的武装进攻,说成是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引起的,甚至为此辩解,这是令人奇怪的。

43. 没有比这更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了。一九六七年以前,阿拉伯国家老早就采取过同样的手段。多年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一直以同样的论点为他们辩护。硬说约旦炮轰以色列村庄和来自约旦的武装突击队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居民的袭击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侵略失败所作的反应,这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敌对行动如同以色列-阿拉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样由来已久。恐怖战争并不是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的产物,而且也和战争所造成的问题没有联系。它的目的在于摧毁以色列的主权,并使以色列人民丧失独立。

44. 我曾向安理会提到过“法塔赫”的领导人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名字。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用下列简明的语言描述了法塔赫的目标,这就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他还说:“除了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和彻底胜利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接受。”

45. 对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恐怖战争的领导人不只是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有一个是前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侯赛尼先生。此人是巴勒斯坦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期反犹太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创始人。侯赛尼是在柏林,在希特勒身边度过战争岁月的。他曾帮助艾希曼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帮助招募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来为纳粹打仗。侯赛尼曾被同盟国宣布为战犯,但今天他却在约旦以当年在希特勒的柏林干那种阴森残狠勾当的同样劲头领导着反对犹太人的恐怖运动。

46. 这就是约旦政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支持并参与的这种活动。不要指望以色列会驯服地接受旨在消灭以色列的这些战争行动,而要指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去结束这些行动。

47. 对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加剧所给予雅林特使为促进各方达成协议而作的努力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许多代表团表示了理所当然的关切。我们也同样表示关切。我们大家应该支持雅林特使并给予合作。但是阿拉伯国家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战争只能破坏和平的前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而使停火遭到破坏时,和平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48. 只要阿拉伯国家继续以恐怖手段从事战争,就不可能有和平。停止这场战争是走向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前提。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来自约旦领土的严重违反停火事件,对于中东的和平前景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违反停火的事件不采取行动,就势必更加危及该地区的和平。我们吁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采取早就该采取的行动,来结束阿拉伯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49. **主席:**按照发言人名单,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50.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就任巴西驻联合国代表和安全理事会主席表

示衷心的祝贺。在你的工作中，你将以你各方面的丰富经验、渊博的国际知识和机敏处事的能力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棘手而困难的问题。这的确是一项困难而伟大的使命；不过，伟大的人物总是被赋予伟大的使命的。

51. 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代表团都欢迎美国新任代表乔治·鲍尔大使，我也一样对他表示欢迎。鲍尔大使也给他的职务带来了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加以概括的伟大的品质。六月二十四日在白宫的宣誓就职仪式中，鲍尔大使说：

“为了执行这项使命，必须具备如此非凡的品质，以致仅仅罗列一下这些品质就令人自惭莫及。这些品质是：了解他国所敏感的大小问题的洞察力；在时间是解决一切外交问题的主要因素而操之过急则又可能适得其反的环境中保持沉着耐心；敏锐地判断所掌握的各种手段的全部潜力的想象力；以及看出这些手段的局限性的经验。”

52. 我们也对副秘书长库塔科夫的上任表示欢迎。我们中间凡是在库塔科夫担任苏联代表团团员时就认识他的人都确信，他将在担任新职期间发挥其所共知的非凡的能力和责任心，尤其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忠诚。

53.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大使就以色列对约旦的新的侵略向安理会提出了控诉，这一新的侵略的严重性不亚于他六月五日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的那次侵略。约旦代表法拉大使以及其他发言人从各方面详尽论述了以色列这次新的进攻和约旦以及阿拉伯各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不断遭受的侵略。

54. 当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取约旦代表对这次事件的动人介绍和以色列那些野蛮进攻的细节时，其中援引的今年四月二十六日达扬将军的一个声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达扬将军在他的声明中警告说，约旦河谷将变成战场。而且，用达扬将军的话说，“那里将没有地方供人民生活、供家庭和孩子居住或供农业进行耕作。”〔第一四三四次会议，第36段。〕

55. 约旦代表告诉我们，达扬在同一个声明中

洋洋自得地说，“有七万户居民已离开了约旦河上游河谷的居民点，而以色列边境上的集体居留地却因得到年青的志愿人员而加强了。”〔同上，第45段。〕约旦所遭受的蹂躏，也同样发生在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战争之后，大批居民从那些领土上被赶了出去，而且是在枪口下强行迫迁的。巴勒斯坦在一九四七年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之后所遭受的蹂躏也是一样。在那里，整个民族——整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被蛮横地以纯粹野兽般的犹太复国主义暴力剥夺了天生的权利，其目的是把阿拉伯居民全部赶出阿拉伯国土，以系统地实现把阿拉伯人逐步赶回沙漠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而与此同时却荒谬地宣称阿拉伯人想把犹太人赶入大海！

56. 这个在二十年前已经很严重并且持续至今的悲剧，使人们想起了近东的漫长历史。近东各国人民经历了多少悲剧啊！我这里具体指的是一个类似的征服，即帖木儿征服。历史记载表明，当帖木儿和他那蜂拥而至的部落群占领了波斯并且发现那里生活着一个具有伟大文明的伟大民族时，他说：“可惜，这块地方已经有人了。应当让它空着，好让我们放马。”他继续进攻，占了巴格达后，把那个著名的图书馆也烧了；这是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损失之一。他继续向大马士革挺进，把大马士革夷为平地。当时，他惊奇地发现在这座城里有许许多多学者、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他便把他们集中到大马士革城外一个地方，通通斩首。这个地方至今仍以“人头塔”闻名。

57. 阿拉伯世界今天目睹的是同样野蛮的征服，所不同的只是帖木儿及其一伙来自亚洲内陆，而达扬及其一伙则主要来自欧洲内陆。虽然这两次征服相隔的时间很长，但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两者跟希特勒的蹂躏欧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希特勒的难民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当年的“优等民族”，今天面临着我们的是达扬的难民问题。

58. 审议中的控诉主题——目前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以色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所犯下的一长串暴行的组成部分。他们继承了一切以人类为敌的殖民运动的野蛮和惨无人道，而且以最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

59.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侵略。但是正如许多发言人已经很肯地评论的那样，特科阿以其为人们所熟悉的手法经常申诉以色列是如何无辜而又热爱和平。现在，我不想回答特科阿先生的问题，而是想让特科阿先生的领导人来给他一个适当的答案，以证明谁是侵略者，谁在把安全理事会引入歧途，以及不妥协来自何方。艾希科尔先生在以色列广播电台六月二十二日的每周新闻节目的广播谈话中宣布：以色列将坚持仍然以约旦河为以色列的安全边界。他强调说，以色列认为政治边界、停火线和安全边界是有区别的。他接着说：“当最终确定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被认可的边界时，必须考虑到以色列人民对以色列国土的历史权利，同时也不可忽视阿拉伯人口聚居此地的事实。”以上引自以色列文摘，该文摘继续谈道：“关于安全理事会去年十一月的决议，艾希科尔回顾说，‘这个决议涉及到新定的边界问题，与六月四日的界线不同，有待于以色列和她的邻国通过协议来确定。只有在美国把这个问题讲明以后，我们才能和联合国特使合作’。”他以同样的口气继续说：“以色列不能放弃对它的永久首都的绝对控制。”这是在七月十二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耶路撒冷问题通过了四项决议之后说的。

60. 另一项声明是在外交部长埃班请示艾希科尔总理后，由以色列外交部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发表的。该声明说：“注意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代表的声明，他在该声明中说，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提到的被认可的、确实的边界同六月四日的界线不是同一的。”

61. 我相信安理会代表们不会不注意到，在这两个声明中，以色列领导人强调的是：被占领土最后在哪里，以色列的边界就在哪里，也强调了美国在安理会大厅上所表明的一方立场。

62. 以色列内阁成员梅纳希姆·贝京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就已占领土声明说：“这些领土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归还领土的问题。”

63. 达扬将军也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出场喝采，他说了下列的话：“从我们现有的位置出发，越过苏伊士运河就意味着我们向开罗接近，越过约旦河就等于

到了安曼，从库奈特腊继续前进，就意味着到达大马士革。”

64. 我确信，对我们刚才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的关于实现和平的愿望来说，这些声明作了回答。

65. 事实上如同在前几次会议上一样，特科阿先生今天列举了许多他称之为“阿拉伯破坏分子所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三月份的帝国新闻刊登了有关以色列正规军的恐怖暴行的报道。这个刊物是由在阿拉伯领土被占以后，离开以色列，流亡伦敦的许多持不同观点的以色列人出版的。他们自己对该刊物介绍如下：

“帝国新闻是广泛报道中东情况，重点报道以色列及其新建殖民地情况的一家新闻公报。它是由以色列人编辑出版的，他们大多数是暂居国外的土著人。

“他们反对以色列大多数讲希伯来语的人所持的观点，这就是：暂时或永久控制六月战争中从邻国夺取的领土是以色列生存的关键。”

66. 同一期帝国新闻，即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出版的一期，对约旦河上的一次屠杀事件报道如下：

“以色列士兵每天晚上在约旦河沿岸打伏击，每天夜里看见黑暗中有东西动就射击，每天早上约旦河上尸体狼藉——男人、妇女、儿童和整个家庭，都在渴望得到以色列当局批准而又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试图返回家园时被屠杀。

“以色列军队居然沉溺于屠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任何人只要不嫌麻烦，和占领部队的士兵谈一谈，就将发现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近乎自然的。他们所叙述的情况，特别是叙述情况时的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会使每一个还没有被犹太民族主义变为野兽的人大吃一惊。”

67. 同一期的帝国新闻还有一篇报道：

“这是一个希望不要公布其姓名的士兵关于战后屠杀难民的目击报道。他说的情况已为其他士兵所证实。我们手里有他们的名字，但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能泄露。

“这个报道谈到的地点是约旦河上雅穆克与

艾伦比桥之间的地区。时间是七月底八月初。报道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在特拉维夫写的。

“每天夜里都有阿拉伯人由东向西渡过约旦河。我们封锁了通道（即水浅可以徒涉的地方）并奉命不提警告就开枪打死人。的确，我们每天夜里都向男人、妇女和儿童开枪射击，甚至在月明的夜晚，我们能辨别这些人，能够分辨出他们是男人，妇女，儿童时，我们也照样开枪射击。早上我们就搜索这个地区，并根据在场的军官的明确的命令，打死那些活着的人，包括躲藏起来的和受伤的。把他们打死以后，我们就用土把他们覆盖起来；有时就让他们躺在那里直到推土机来把他们埋掉。”

68. 以色列代表多次提到阿拉伯自由战士，说他们是恐怖主义者和破坏者。既然也提到了我国，我们就必须再次对一个企图掩盖凶手和本国罪行的侵略者的卑劣的、令人厌恶的说法予以驳斥。

69. 经过周密策划想把阿拉伯人赶进沙漠的恐怖和屠杀行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条和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确，他们不仅把它看作是实现他们反对阿拉伯人的穷凶极恶而又阴险的计划的一种野蛮的方法，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出几十本书，但是我将只推荐其中的一本就够了。它是由以色列现任内阁成员梅纳希姆·贝京写的，书名是起义。¹就我所知，在整个人类文学领域里，还没有一本同样和类似的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来崇拜。

70. 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这一恐怖主义信条就作为把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唯一办法而被系统地阐述，并被灌输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头脑之中。下面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个信条的一种解释：

“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办法似乎是伊尔贡·兹瓦伊·留米的道路，这就是不放弃我们一寸国土的刚毅勇敢之路。一旦政治谈判无效，即应准备战斗。不这样，我国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进行战斗！站起来……”

¹梅纳希姆·贝京，起义（一九五一年纽约舒曼公司出版）。

准备战斗！这是我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用鲜血才能拯救一个国家，这是历史的规律。”

这封信是梅纳希姆·贝京的一个士兵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写给他的。

71. 特科阿先生在他的每次讲话中特别喜欢刻板地重复这样一句话：“阿拉伯侵略以色列的二十年。”

72. 侵略者、战争贩子以及人民权利和财产的篡夺者并不是不知道历史被篡改了，而阿拉伯人是可以把七十五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发动的战争拿出来谈一谈的。的确，当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一种西方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扩张和征服的形式在赫尔兹头脑中产生时，这个战争就开始了。为了使特科阿先生的头脑清醒一下，并制止他想入非非，我要让本·古里安先生这样的大人物亲自来回答特科阿先生的问题。

73. 就在上星期的一天，即七月三十一日，K. L. 苏兹贝格先生在《纽约时报》八月四日刊登完毕的连载文章中，报道了与本·古里安先生的一次谈话，其中有如下内容：“一九二〇年本·古里安公开地概述了对以色列国最后边界的看法：北至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我必须公正地说该地尚未被并吞——“东至叙利亚的阿瓦杰河和约旦沙漠，”——几乎正是以色列军队目前停留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地方——“南至红海。”

74. 为了按照已发生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而不是按照宣传上的说法来帮助人们衡量阿拉伯的论点，有必要把重点放在所谓的二十年侵略历史的真情事实上。

75.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出版的《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解决以-阿冲突的新途径的文章。该文作者是著名的美国作家斯通先生，他信奉犹太教，而且在过去曾因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闻名。文章写道：

“不但是伊尔贡恐怖组织推行的犹太恐怖主义（如亚辛寺的野蛮屠杀），还有由哈格纳恐怖组织以较温和的形式推行的犹太恐怖主义，都出于战略或人口的考虑而‘鼓励’阿拉伯人离开犹太人

想夺取的地区。他们尽量设法从以色列赶走阿拉伯人。”

76. 让我们具体而准确地引用特科阿先生的话——“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二十年侵略战争”，我们现在处在一九六八年，二十年就使我们回到了一九四八年。

77.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了分治决议[大会第一八一(二)号决议]。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宣布以色列为一个国家。在这里我再次让以色列内阁的一位成员来驳斥特科阿先生的虚妄之谈。在我曾提到过的梅纳希姆·贝京先生的起义一书第十九章标题为“征服雅法”中说：

“一九四八年一月末，在有战斗计划小组参加的伊尔贡恐怖组织指挥部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列出了四个战略目标：(1)耶路撒冷，(2)雅法，(3)利达——拉姆勒平原，(4)三角地带。”²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根据分治决议，耶路撒冷将成为独立主体。雅法城的居民全是阿拉伯人，并且雅法是未来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在同一章的后一部分，贝京谈到了他向他的战士讲的话：“伊尔贡的战士们！我们将去征服雅法；为了以色列的独立我们将进入一个决定性的战斗。”³在写完征服雅法和逐出雅法的阿拉伯人的情况之后，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本章：“雅法的征服是希伯来独立战争的决定性事件之一。”⁴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在以色列国建立和发生任何形式的阿拉伯侵略之前。

78. 直接关系到约旦的控诉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三个重要结果应予以强调说明：

79. 第一，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没有被恐怖主义和屠杀赶出去，以色列就不会成为它的领导人所要它成为的那种纯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国家。因为在以色列国土上就会有阿拉伯人，而且数量和犹太人相等，而这就会使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无从实现。

80. 第二，按照一九四七年托管国递交联合国的

²同上，第348页。

³同上，第354页。

⁴同上，第371页。

最后一份报告，⁵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所有权只有百分之五点六六，被用武力赶走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至今仍然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者。按照国际法，只要合法权利的拥有者要求这项权利，征服就不能终止此权利。一位伟大的美国国际法律学家菲利普·马歇尔·布朗的话最好不过地确立了这种权利。他说：

“军事占领……并不能授人以权利或消灭一个国家。

“只要一个(被占领国的)民族不接受军事征服；只要他们能以某种方式表达他们坚定不移的重获自由的意志，即使他们被嘲笑，被限制，被流放，他们的主权也就依然持续不变。”⁶

81. 第三，交战状态一词决不适用于一个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反对野蛮征服的民族。被征服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拉伯人，而征服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任何诡辩或模棱两可的说法都不能改变这个绝对的真理。

82. 特科阿先生本人在八月五日的第二次插话中向我们证实了战争仍然是以色列的最终目标。他引用纽约时报六月二日的文章说：

“同一九四九年停战协议以后的十八年相比，六天战争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合作更加强了。这种合作有两条渠道：约旦河东西两岸的联系和约旦河西岸日常和睦相处的体验。”

83. 现在当我们知道六天战争是以色列计划、发动和实施的以后，从中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以色列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再通过两次或三次以对阿拉伯人的盲目仇恨和敌视为动力的战争，他们就能够解决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

84. 犹太复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把暴力作为一种主义来鼓吹，也已得到证实。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来自以色列的报道说：

⁵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总结记录，附件二十五。

⁶美国国际法杂志，一九四一年，第三十五卷，第667页。

“近五天来，三十名杰出的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知识分子热烈地辩论了影响两个团体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

“……一位‘上帝已死’学派的美国犹太神学家拉比·理查德·鲁本斯坦说，犹太人民重新建立国家和重新获得领土需要‘明智地使用暴力’。”

85.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取了美国代表鲍尔大使八月五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的确，我今天是作为一个新的代表来出席会议的，但不幸的是我们所听到的争论却没有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可悲的年代史上的又一章。”〔第一四三四次会议，第187段。〕

86. 说得很对，但也很使人伤心。既然如此，人们自然就要问：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联合国二十年来，以及在它以前的国联，都一直在巴勒斯坦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端和问题上纠缠不休呢？如果这个问题提得有根据，那么就一定要有耐心才能透过问题的表象而深入到问题的核心中去。这样，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而且只有这一个事实，即：不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其国土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力。

87. 因此，把约旦代表所控诉的主题——以色列军队不断对阿拉伯平民所进行的肆意屠杀与阿拉伯自由战士为了恢复他们被篡夺的权力和收复他们被侵占的祖国而作的斗争等同起来，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88. 正如约旦代表今天说的那样，至今仍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南罗得西亚、南非、葡萄牙的殖民地或者任何其他遭受殖民奴役的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反对占领是任何爱国者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欧洲有过与纳粹主义斗争的自由战士；他们因此而成了英雄。把阿拉伯自由战士描绘成恐怖主义者和破坏者就是用两种尺度去衡量正义，就是两种互相矛盾的道德标准。

89. 而且，从艾希科尔先生和埃班先生的声明中，大家一定已注意到，当他们顽固地坚持继续占领被征服的阿拉伯领土和拒不撤回到六月四日停战线

时，他们所倚仗的是美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官方立场。因此，在我们看来，毫无疑问，以色列之所以采取僵硬态度，是由于它认为——且不论它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90. 事实上，事态的整个发展也都说明了这点。犹太电讯社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的电讯告诉我们：

“参议院今天通过了规定要向以色列出售超音速飞机的援外法案。该法案说：‘总统应在此条文通过后的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采取必要步骤与以色列政府商定一项由美国出售必要数量的超音速飞机……的协议’。”

91.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项显示出更多凶兆的措施，它说：

“按照一九六七年援外拨款法案修正案的规定，——该法案已于一月二日生效——，约翰逊总统受命从美国对不发达国家（七个除外）的拨款中扣除各该国用于购买诸如喷气式飞机和导弹系统等现代化武器所用的款项。”

92. 根据这个已成为法律的修正案，以色列是这七个免于扣除援助款项的国家之一。但是按经济标准来看，以及由于有数十亿美元从美国和西欧倾泻进来，以色列被认为是一个充分发达的国家。事实上，以色列也在吹嘘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技术援助计划。因此，当以色列突然被美国法律改变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使它能够获得用于蹂躏、征服和屠杀阿拉伯人的超音速飞机、导弹等等现代化武器时，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吗？我们所能作出的唯一的结论——尽管这是个令人遗憾的结论——就是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反对阿拉伯人的罪行劣迹与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战争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93. 自从安全理事会于八月五日复议约旦控诉以来，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和进一步蹂躏约旦的威胁并未停止。现在是安理会谴责侵略者并堵死他们这条威胁世界和平的不祥道路的时候了。

94. 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要肯定地说，人类是要和平的，是渴望真正的和平的。我们阿拉伯人，我们这些目睹和身受蹂躏的整整一代人，对于强

加在我们头上的殖民征服以及殖民列强及其走狗对我们的侮辱，已经受够了。我找不到比教皇保罗六世陛下所说的话更能概括我对人类的伟大理想——和平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和平不是和平主义，它并不掩盖一个卑鄙而懒惰的人生概念，而是宣布了最高的并且是最普遍的人生准则：真理、正义、自由和博爱。”

95. **主席**：在请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发言前，我要通知安理会全体代表，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允许他参加辩论。如果没有反对的话，我提议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96. **梅尔宾先生(丹麦)**：在我谈到议程上的项目以前，我谨代表丹麦代表团欢迎你就任巴西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和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97. 同时，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你代表我们大家对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鲍尔大使和对新任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列昂尼德·库塔科夫先生所致的欢迎词。

98. 在简明地陈述我国政府对成为我们当前的辩论题目的这些悲惨事件所持的态度时，请允许我首先重申自从一九六七年夏季实行停火并于同年秋天通过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以来，我国代表团对于与中东有关的问题一向所持的主要看法。

99. 我们认为，必须对所有违反停火的行为表示遗憾。不仅因为这些行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生命损失，使人类蒙受苦难和物质损失，而且也因为这些违反停火的行为只能妨碍这个地区走向和平。而二十年来，该地区一直受到战争和冲突的折磨。

100. 我们还认为，所有有关各方——当事者双方和安理会的理事国，而且说实在的，还有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支持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的使命。因为该使命中包含着一种最好的、或许还是唯一的希望，即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

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要求的一项和平的而且为大家所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取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的代表团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

101. 沿着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停火线以及越过该线经常爆发敌对行动和暴力行为，这次由于八月四日以色列对约旦的目标进行空袭而达到了高潮。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很大的遗憾和关切。我们对以色列军队这种大规模袭击以及所有其他越过停火线的暴力行为感到遗憾。

102. 双方为自己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而提出的辩护和理由，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看来是不太可能得到解决的，除非我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样做是痛苦的——即任何一方的某些行动都很可能引起另一方某些反击行动，其结果势必对和平事业不利，对明智的行为不利，而且是与安理会及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相违背的。因此，应该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使双方切实地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希望他们从现在起严格遵守停火；而且，不能使用暴力，因为暴力将产生暴力。如果不制止暴力的话，其后果将是不利于中东的任何人；而且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将远远超出安理会目前正在审议的这场冲突的区域和范围。

103.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伊拉克代表。

104.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要对以色列不断加剧的军事行动和好战政策对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继续造成的威胁再一次表示我们的深切关注。

105. 仅仅就在昨天，而且就在安理会讨论以色列空袭萨勒特和伊尔比德的问题时，以色列部队渡过了约旦河，深入约旦境内。这个最新的暴行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加以认识，即以以色列领导人令人不安地频繁发出各种威胁和好战的言论，以及以色列的代表昨天和今天在安理会作了杀气腾腾的发言。坐在我右边这位先生的这种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可以看成是他定期做给安理会看的又一出表演而不予理睬的。但

是这次可不是这样了，安理会必须照他所说的话来看待这些威胁和好战的姿态。

106. 因此，安理会就必须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否则，以色列的统治者会从安理会的漠不关心和沉默中得到鼓励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但是为了要采取行动，安理会就必须一劳永逸地确定：所谓的渗透者的活动不能和以色列武装部队的行动相提并论。一边是不受任何政府权威和约束下行动的个人，而另一边则是规模庞大的、高度复杂的、经过周密计划而加以精确执行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政府毫不在乎地而且往往是傲慢地声称这些军事行动是它干的。怎么能把这两者同等对待呢？把这两者同等对待的重大含意是谁也看得出来的，更不用说以色列的统治者了。他们会认为这即便不是安理会赞同，也是默认了军事报复这个危险的概念。

107. 安理会向来一致谴责这种军事报复行为，认为它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停火的协议。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不仅将给中东的和平，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是非洲南部的和平，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非洲南部，以色列的羡慕者和仿效者正在密切注视着安理会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假如以色列只受点口头的谴责而逍遥法外的话，那么这些人就必然会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108. 因此，正如有人已经提出的那样，仅仅对生命的损失表示关注和悲叹并要求双方遵守停火是不够的。甚至对以色列进行谴责也还是不够的，尽管这样做是必要的。所有这些，以前都试过，但是并没有对以色列的军阀产生丝毫作用。安理会不能放弃其采取有效行动的责任而只采取如派驻观察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文不对题的、也是完全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将近二十年来，那里一直派有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观察员，但是并没有防止以色列武装部队十三次越过停战界线给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居民造成巨大损失。

109. 问题是：是否容许在某种情况下或以某种所谓的挑衅作借口就可以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这就是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关键问题。而在采取有效的步骤以防止这种行动继续发生之前，谈论派观察员是没有用

的。目前，在苏伊士运河区和叙利亚地区都有观察员，但是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也未能防止以色列炮击平民居住中心并把成千上万的人赶出他们的家园。

110. 因此，任何把巴勒斯坦人为寻求正义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个别的和零星的活动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进攻同等看待的企图，都会被以色列解释为肯定了它的立场，宽恕了它这种危险而野蛮的军事报复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将给国际和平和安全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就象法国代表昨天正确地阐述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军事报复概念是可接受的。这种概念是受到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所谴责的。”〔第一四三五六次会议，第29段。〕

111. 因此，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中东的和平，而且还包括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和联合国及其宪章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所要建立的文明的国际秩序。

112. 以色列代表谈到了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但是现在是什么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呢？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着阿拉伯的土地，它的陆军部队和空军经常肆意进攻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生存真是受到威胁了吗？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吗？这是以色列多年来有效地使用的一种很高明的宣传方针。它曾欺骗过许多人，但是不会再有人上当了。六月五日当以色列军队向各个方向突破，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土地的时候，关于以色列是一个四面被围、无依无靠、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国家的这个神话就在以色列炮声和炸弹的隆隆声中破灭了。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始终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执行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犹太国的纲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这样。

113. 这场战争并不象以色列代表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所说的那样是一场二十年的战争，它至少是一场五十年的战争了。在这场战争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进攻和向前推进，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一直处于防御，他们作了殊死的斗争来顶住这种猛烈的进攻，以挽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免于灭亡。在这场五十年的战争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损失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在三十年的委任统治期间，为了与犹太

复国主义侵略者以及他们的殖民主义保护者作斗争，有成千上万的人付出了生命。自从以色列国被制造出来以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一百多万人成了难民。更有甚者，他们的国家已整个地为一群异国移民所占领。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由于他们的国土被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侵犯而付出的，而且目前仍在付出的代价。因此，当以色列代表谈到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谈到杀戮和暴行时，要让他想一想以色列过去和现在对巴勒斯坦人民干了些什么。以色列代表在这里所讲的，一点都不能够抹煞以色列对一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这个民族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犹太人的事，而犹太人过去总是在这个民族的国土上找到了避难所。

114. 以色列代表说，任何人杀害了犹太人都不会不受到惩罚。但是特科阿先生，五十年来你们一直在杀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且相对来说是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的。现在他们正在行使上帝所赋予的自卫权利来反抗你们的占领，并且把他们在半个世纪里面从你们那里所领教的东西稍微拿了一点回敬你们一下。因此，谁能不同情这个民族的斗争？他们是一场旨在消灭他们的民族特征并把他们赶出故乡的野蛮而又残酷的运动的受害者。以色列代表把这些自由战士叫做懦夫或是恐怖主义的罪犯，这是在侮辱安理会诸位代表的才智，也是冒犯了人们起码应有的感情。

115. 在过去的三天中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代表进行了一场罕见的恶毒的谩骂，表现出一种顽固的敌视和仇恨。我说这些话，与其说是感到愤怒不如说是感到悲哀，因为我们在这一次以及四个月以来其他的辩论中，从以色列代表那里所听到的都反映了——恐怕是准确地反映了——以色列统治者当前的那种思想情绪：顽固不化、飞扬跋扈、侵略成性、残酷无情、陶醉于胜利以及漠视那些使犹太人的宗教成为世界上一个如此持久的道义力量的那些伟大的准则。我们所听到的是得意洋洋的军国主义者的声音，他们一心一意要依靠武力来达到他们的所有目标，他们决意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靠战争过日子、用继续扩张来支持下去的大兵营。

116. 所有这些将会导致什么呢？历史提供了对问题的回答：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迫使其人民进行军事

冒险和征服，而最终走上毁灭和苦难的道路，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以色列领导人究竟会不会吸取教训呢？我怀疑这一点。

117.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首先我想同其他代表团一样，代表我自己的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贵国常驻代表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

118. 同时我想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布阿图拉先生的感谢和欣赏。布阿图拉先生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在他主持秘密磋商时，再次显示了他的才智。

119. 最后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乔治·鲍尔大使作为新任美国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和欢迎库塔科夫先生作为新任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120. 现在，回到我们的议程项目上来。我不得不对以色列武装部队对约旦的这些新的侵略行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关注。关于以色列对一个毗邻的联合国成员国所进行的大量的侵略行为，违反停火的行为，甚至是对它的入侵，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处理。然而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各项具体决议的行为仍然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121. 这种形势的严重性迫使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第一，事实是，——以色列常驻代表也公开承认——以色列军用飞机和以色列炮弹轰击了约旦领土。第二，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为如此严重地违反联合国——约旦和以色列都属于这个组织——宪章的文字与精神的行为进行辩解。第三，为了找一个起码的借口，以色列代表想对我们进行解释说，由于阿拉伯突击队不断地对其公民进行恐怖袭击，所以这种野蛮的袭击是以色列的一种必要的自卫手段。不管他多么巧妙地想为他的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他都不能转移我们对下列基本事实的注意。这些基本事实是：(一)这些所谓的恐怖袭击和破坏活动是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土地的直接后果；(二)不可能是本地人民对入侵者进行侵略，而恰好是相反；(三)即便对以色列的占领进行抵抗也绝对没有给以色列以进攻其邻国的权利。

122. 并不只是最近这些侵略行为证明以色列的政策制订者不想谋求紧张局势的缓和，而是恰恰相反。

譬如：把五万阿拉伯人赶出加沙地带还会有什么别的目的呢？以色列领导人不仅在加剧这个地区的已经紧张的局势，而且在我们看来，甚至也不符合以色列自己的利益。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所进行的一系列侵略，以色列已经和国际舆论越离越远，使得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越来越困难了。因此，以色列反而危害了它自己所争取的那个目的——以色列的民族生存。

123. 安全理事会应该对以色列的侵略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形势的恶化。

124. 至于把联合国的观察员沿着某一条线部署在这个地区的想法，我们觉得，在以色列感到它可以随意地派遣飞机深入邻国领土的时候，这些观察员是不可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的。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联合国就派出观察员，只能庇佑和延长以色列的占领。

125.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我非常愉快地欢迎你作为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并表示塞内加尔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热烈祝贺。毫无疑问，你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杰出品质，会使你能象安理会前任主席，我的朋友布阿图拉大使那样胜任地、干练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布阿图拉大使最重要的成就是完成了建立委员会以监督对罗得西亚制裁的实施。

126. 我们还想表示我们对乔治·鲍尔大使的最好的祝愿。他具有外交方面最好的条件，现在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127. 我还想祝贺我们的新任副秘书长库塔科夫先生。我们相信，他将保持他前任的优点。

128. 现在我要来谈谈构成我们会议议题的这个问题。安理会现在再次开会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安理会呼吁要冷静，尽管安理会进行了谴责，中东最近又成了流血事件的场所。象六月四日那样，无辜的受害者在从事日常工作以便从荒瘠的土地上挣点粮食养家糊口时，再次遭受杀害。我要请约旦法拉大使把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的悲痛和友好团结的感情转达给约旦政府和人民。

129. 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有关各方的发言。

130. 为什么伊尔比德和萨勒特城在六月四日和

八月四日遭到轰炸呢？这里提出的唯一理由就是合法自卫。

131.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合法自卫的含意一劳永逸地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对这个法律概念的错误理解，就可能很快地把各国引向一场全球大战。安理会各位代表应该认识到：葡萄牙的萨拉查、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和南非的沃斯特都在听着我们的发言，想看看以色列对合法自卫这个概念似乎在作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有何反应。

132. 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很简单地不偏不倚地告诉你们我对合法自卫的理解：侵略的受害者为了保护 and 保卫自己，可以立即而毫不延迟地在发生侵略的实际地点，以相当于侵略者所使用的手段，对侵略者的进攻作出反应。

133. 这条定义中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第一是侵略行为，第二是受害者，第三是侵略者，第四是作出反应的时间和地点，第五是作出反应的手段。根据这些考虑，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论点：约旦宣布伊尔比德和萨勒特城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在约旦平民中造成了伤亡；以色列在答复中承认了空袭，但又补充说，进行空袭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突击队的进攻行使合法自卫的权力。我由衷地感到，对于这种作法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我们必须对以色列说：“不行。”他们在六月四日和八月四日的行动是不能解释为行使合法自卫权力的。

134. 在这一具体事件中，约旦不是侵略者；它没有对以色列发动过任何进攻，而遭到轰炸的正是约旦的领土和城镇。这些都是事实。

135. 我必须再次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国际大家庭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命运问题。顾不得是好是坏（只会更坏，不会更好），他们成千上万地前往能安置他们的国家进行避难。就象塞内加尔、几内亚、刚果(金)、坦桑尼亚、赞比亚也都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为难民提供避难所。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些不幸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问题，就是以以色列撤出它以武力占领的那些领土。

136. 塞内加尔对雅林大使争取使一九六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得到严格履行所负的使命寄予很大的希望。

137. 塞内加尔忠于它重视对话的作用的信念，不得不正式地谴责我们当前正在审议的这种袭击和军事行动。这种袭击和军事行动只能损害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

138. 现在该是在世界那个地区建立和平的时候了。

139.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

14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诸位代表允许我就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言。其次，我愿意和前面的发言人一起对你最近就任巴西驻联合国代表和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欢迎。由于你具有给你的人格增色生辉的崇高品质，因此你人还没有到，这里就已经有你受之无愧的赞语了。我相信，在联合国与你合作对我及我的同事都是荣幸的。一句话就够了，有你和我们一起，我们甚为庆幸。

141. 我还未能有幸和新任命的美国代表相识，但我从各方面听到了许多赞美他的话，说他不仅是非常能干的外交官，而且也是精明的金融家和通晓世务的人。财政在联合国组织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世界各国的政策都是以经济情况为转移的。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一位金融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衷心希望，作为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未来我将能与鲍尔大使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142. 我衷心祝贺新任命的副秘书长库塔科夫先生。他不仅非常有才智，而且也是我所遇到的俄国同事中最友好的一位。当然马立克大使是我认识约二十年的老朋友。虽然他是个共产主义者，我是个君主主义者，但他对我一直是和蔼可亲的。这表明：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之间有了融洽关系后，意识形态在联合国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中并不是很重要的。

143.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被允许再三地就正在讨论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言。人们会问：不仅自联合国创立以来，而且远自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订以来，人们一直在反复地谈论巴勒

斯坦问题，人们还能有什么尚未说过的话可说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求这个问题的根源，然后再研究不仅从联合国一手炮制出以色列以来，而且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我碰巧是那个时代的人。我第一次去巴勒斯坦是在一九二五年作为朝圣者前往的。那时我还是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我记得我有几个犹太朋友，都是那个大学的学生。宗教或种族的壁垒并未把我和他们隔开。事实上，他们中的两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144. 如果我没有听到某些有损于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的言论，我本不会要求发言的。我恰好一九二五年在耶路撒冷会见过这个人。这位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阿明·侯赛尼不在这里，不能为自己辩护。但作为他的朋友，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你们可以放心，在我的发言中，我不会为了美化一个人或丑化另一个人而掩盖任何事实。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他的模样。在访问了圣陵教堂后，我到悬石清真寺。我的兄弟认识侯赛尼一家，就给了我一封介绍信。法典解说官在悬石清真寺门口有间办公室，他亲自把我带进寺院。

145. 那时，我刚二十岁。但从十四岁起，我就一直是个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谈到了贝尔福宣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我们和东方犹太兄弟之间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在我们和东欧犹太人之间。这些人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把阿拉伯人赶出家园。”

146. 我笑了，认为大法典解说官——人们是这样称呼他的——言过其实。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特科阿先生说，法典解说官到希特勒那里去并坐在他的身边。好象希特勒除了接待耶路撒冷的这位法典解说官外，别无他事可干似的。特科阿先生想让法典解说官在哪里避难？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替这位法典解说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知道希特勒对欧洲的犹太人正在干些什么。我不认为希特勒有责任告诉法典解说官他在干什么。我想，很多德国人都不知道在纳粹政权之下的东欧犹太人遭遇如何。这一点在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可以看出。——我对纽伦堡审判过程是很注意的。所以我认为，不仅对法典解说官要公平，对任

何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巴勒斯坦爱国者也要公平。这种恶意的说法将使法典解说官更受人民爱戴，而且也不解决任何问题。说这些别有用心话，其实质就是在诋毁人的品格。我认为联合国应不屑于使用这种诽谤中伤的手段。我认为，凭借这种手段，我们就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了。

147. 但我不想对特科阿先生太苛刻，因为有可能以我的逻辑说服他，使他相信我就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所要讲的话。他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我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但我相信，正象我的叙利亚同事和其他人在这里一再提到的那样，自从以色列被联合国炮制出来以后，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长串事件中的一环；而且我看不见这一长串的尽头。

148. 我想起上次我在安理会的讲话，那是在四月四日。我说，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事件，将会有控告和反控告、归罪、非难和反驳。但这样搞下去将不会有什么结果。

149. 我将寻求这个问题的起源。因为说来说去，如果我们不看以色列是如何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的，我们就会在虚假的前提上进行推论，我们的所有论点都将是无效的。如果这在逻辑上是真实的，我要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任何没有坚实基础的东西就象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一样；表面上看，结构也许是完好的，但是在风暴中将倒塌，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岩石之上。

150. 没有人能对这样的事实提出异议，即主权属于一个国家或一块土地上的人民。过去殖民地的主权也属于殖民地的人民。这是我的第一个论点。为什么我提出这一点呢？因为在贝尔福宣言之前，巴勒斯坦人民中百分之九十四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有百分之六是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大多数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共同生活。他们大多数是闪族血统。正如你们所知，犹太复国主义是已故的西奥多·赫茨尔的梦想。他认为，由于排斥异教，犹太人无法在欧洲生活。但对欧洲人说句公道话，排斥异教在基督教各种派别之间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天主教徒在宗教审判时期还自相残杀。所以，犹太人被虐待是不奇怪的。我不是说这样做是对的；但事实就是那样。然后，当宗教改革新

教兴起时，各教派之间又互相杀戮。然后发生了德雷弗斯案件。以后的事，我就不必详谈了。

151. 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制定了法律以保证犹太人的权利，也许是为了赎回在过去的年代里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罪孽。事实上，西方国家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以至最后很多人不仅怀疑犹太人是否享有平等权利，而且怀疑犹太人是否享有少数民族的特权。

152. 但是，在我们这部分世界上，没有这种由于宗教的原因而迫害犹太人的事。个别的事件，任何国家也许都有过。在这一点上，正象阿拉伯有一句话说的那样，犹太人是属于圣经的。

153. 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愚弄谁呢？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从闪族犹太人中产生的。我不知道我们的以色列同事中是否有人是闪族血统。但当我见到闪族人我能认出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东欧。来自东欧一点也没有错。但他们不是闪族人；他们信奉一种闪族的宗教。是基督教徒的苏格兰人不是闪族人，但他信奉一种闪族的宗教。苏丹人是黑种人，可能同时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却不是闪族人。但他信奉一种闪族的宗教，东欧这些人也是信奉一种闪族的宗教。

154. 没有人反对他们是犹太人这一事实。相反，我们都认为犹太教是三个崇高的一神教之一。

155. 犹太复国主义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是在旧耶路撒冷吗？是产生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或也门吗？（附带提一下，也门的犹太人是地道的阿拉伯人，他们是碰巧和犹太移居者生活在一起时，接受犹太教的。他们接受了犹太教。）不，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欧洲；这是中东受到的一种入侵，一种欧洲的入侵、殖民的入侵。这不是第一次入侵。我们的闪族地区曾经遭受过非闪族人的古波斯人的入侵；遭受过非闪族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人的入侵；遭受过非闪族人的罗马人的入侵；遭受过非闪族人的大群十字军的入侵；甚至遭受过非闪族人的、同为穆斯林的鄂图曼土耳其人的入侵。最后一次入侵是东欧非闪族犹太人进行的。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说他们占据巴勒斯坦的权利是合法的。我不必再三提这

件事。这些非闪族犹太人说：“上帝赐予我们巴勒斯坦。”好！在可兰经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可兰经是和圣经一样的圣书，也没有提到上帝准备把巴勒斯坦给犹太人，是不是？我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者拿出地契来——他们说起话来好象上帝是人似的。在这个技术发达的时代，想不到无形的万能的上帝竟然会发地契。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就算有人发地契吧，不幸的是，这块土地是一次又一次地以征服手段——以刀剑来夺取的。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占领巴勒斯坦的。

156. 我已反复提到——我必须探究这个问题的起源——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前，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中，许多人可能是闪族犹太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以，事实上，那些打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号来的东欧犹太人，已把犹太教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动力。他们干了什么呢？当他们杀人或被杀的时候，他们可能杀的是那些原来的犹太人——闪族犹太人。这就是这个问题的起源。贝尔福先生没有权利把不属于他的土地送人。他现在已经死了。杜鲁门先生也没有任何权利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把不属于他的土地送人。我要在联合国这个讲台上引用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他说——他的意思是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烦得我只好把巴勒斯坦给他们，让他们走开。”而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来到这里说：“阿拉伯人正在侵略我们，杀害我们。”

157. 哦，我听有人说：“嗯，这已是既成事实了。”我的许多朋友，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杰出的朋友——我不想指名道姓——告诉我，“以色列在这里呆下来了，你能怎样？”这是一种意见。如果象我们原来想的那样，他们是出于对圣地的宗教感情来到巴勒斯坦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话，他们欧洲犹太人本可以作为我们的兄弟呆下去。自从二十年代以来，他们一直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根据历史上的理由，我们应占有巴勒斯坦”。我提到过，我再说一遍，亚伯拉罕——他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先知，来自迦勒底的乌尔。有什么能阻止以色列人将来说：“既然亚伯拉罕来自迦勒底的乌尔，”——迦勒底的乌尔在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我们也应该占有伊拉克”？你只要读一读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的文章就明白了。他

是英国的伟大的考古学家，他首先揭示：亚伯拉罕可能住在迦勒底的乌尔。

158. “犹太”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始祖，因为他是这个地区的——不是来自东欧的——始祖。用一个始祖的儿子命名一个教派并没有错，正象佛教徒以释迦来命名，犹太人以犹大命名一样。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雅各又是以撒之子，以撒又是亚伯拉罕之子，他们都是这块土地和闪族土地的始祖。虽然这块土地上有迦南人、亚拉姆人、阿拉伯人和以犹大命名的所谓犹太人——他们都是闪族人，他们都是兄弟——不是堂（表）兄弟，而是亲兄弟。

159. 改变了信仰的东欧犹太人打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来了，并且说，“阿拉伯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土地。”东欧的犹太人是在七世纪改变信仰的。去查一查犹太百科全书。犹太复国主义是伪装了的殖民主义。西奥多·赫茨尔要求斯蒂芬·瓦伊杰进行合作，这点我是从斯蒂芬·瓦伊杰的朋友那里听说的。瓦伊杰是维也纳人，赫茨尔也是维也纳人。斯蒂芬·瓦伊杰一九四二年死于巴西。因为他知道人类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任何东西，所以他自杀了。他是一九四二年自杀的，他是犹太人。我是他的书迷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附带说一下，斯蒂芬·瓦伊杰和赫茨尔合作，给赫茨尔的报纸写一些稿件。赫茨尔是这家报馆的编辑或老板，也许他既是编辑又是老板。赫茨尔先生问瓦伊杰先生是否愿意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瓦伊杰先生回答：“对我来讲，‘主义’太多了，以致不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只有一个‘主义’——人道主义。”你们中的一些人了解他是如何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的。法国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世界和平而进行了合作。一个是奥地利人，另一个是法国人。他们两人都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斯蒂芬·瓦伊杰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讲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一个东欧的犹太人能够达到伟大的顶点。

160. 但我们认为：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这里用刀剑、欺骗和两面手法把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赶出去时，他们忘记了犹太教，忘记了他们也恰好是阿拉伯人，即他们曾被阿拉伯化。我想提请坐在对面的以色列代表想想弥迦先知。以色列人声称他们充满了宗

教感情。我不怀疑他们的政府是世俗化的。但是，很多东欧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找一块避难地。英国和杜鲁门先生就给了他们。我想请以色列代表回忆弥迦先知的的话。我背得出这些话，但我还是照念圣经的好。这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8节中。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如何为善。神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正、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161. 这是否也适用于自从东欧犹太人打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来到这里使巴勒斯坦殖民化以来的以色列历史呢？

162. 万能的上帝是无形的。无疑，万能的上帝通过改革者显圣了。许多改革者仍被称为先知。碰巧三大一神教的大多先知出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他们是真正的闪族先知。但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在这一点上犹太教，都不认为上帝存在歧视之心。有一句话被许多犹太人误解了——我必须说句公道话，许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也误解了新约全书和可兰经的某些措辞。许多信奉原教旨主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他们。这是他们的真正信念，因为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原教旨主义者，甚至我认为在一神教之外的宗教中也是这样。在我年青时，我碰巧是学习比较宗教学的一个不足道的学生。原教旨主义者真诚地相信圣经上的文字。自由教旨主义者对他们说：“抠字眼害死人。”但他们却说，只要是一个字，就得按照字面来理解它的意思。我在安理会上提过：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在他们中间我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些是拉比——锡安是指精神而言的，不是指山，不是世俗概念。在以色列的统治者当中，象在其他任何人当中一样，无疑有很多虔诚的人。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政治家是世俗的。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经常利用宗教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事实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在使用这个政治家的惯技方面并不例外。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动力以达到他们夺取巴勒斯坦的目的。

163. 我们听到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同事说：“你

们正在侵略我国人民，你们阿拉伯人正在侵略我国人民。”现在我就谈这个问题的核心：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如果一个人的房屋、果园、土地都被抢走了，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难道他应该消极不抵抗吗？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民族，有他们的个性。他们已决定不接受任何劝告。事实上，他们甚至会杀死来劝他们接受既成事实的阿拉伯人——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会把那些接受既成事实的阿拉伯人叫做叛徒，正如在欧洲，人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受既成事实的人——不点他们国家的名字——叫做叛徒。

164. 没有一个身居高职的阿拉伯人敢面对巴勒斯坦人叫他们屈服。事实上，他没有权力这样说。毕竟，至少到目前为止，犹太人——说确切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未侵入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离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还很远。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阿拉伯人——我忘了还有苏丹——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无权对巴勒斯坦人说“放弃你们的土地”。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主权属于人民。而巴勒斯坦人是人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难民营里，许多人被驱散了。

165. 那些被驱散的人比生活在难民营里的人更危险，因为他们已沦为亡命之徒，而人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心中郁积着深仇大恨，这种深仇大恨不是对犹太人的，而是对那些篡夺他们的祖国、抢走他们的房屋、拆散他们的家庭并把他们赶向天涯海角的人。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发现满怀愤恨的巴勒斯坦人。

166. 我们在联合国有什么权力对他们说，“哦，没关系，忘记你们的祖国，忘记你们的土地。来吧，在我们中间生活吧。”假如他们不愿在我们中间生活呢？基本人权又在哪里呢？一个人是想在他所愿意生活的地方生活的。

167. 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的第二个论点是，把巴勒斯坦给他们是出于人道的理由，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欧洲吃了苦头。这是一个陈腐的论点。如果每一个受苦的民族应该把别的民族逐出家园，那么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168. 其次是游击队问题。他们是巴勒斯坦人，那

些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都已成了巴勒斯坦人。我们为什么要反对那些同情巴勒斯坦兄弟的阿拉伯人呢？我们不反对那许多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出于他们感情寄去成千万的美元、英镑和法郎——当然罗，英镑现在受控制了，因此他们也寄不了多少。但是他们提供自由通货。举行了会议和宴会，发行了公债，请注意，是免税公债。这里的某种货币曾一度陷入难关，但公债不是这样。我想，在金融上，如果公债得不到偿付的话，就会成为呆债或这一类的东西，——鲍尔先生能为我作证。合法的呆债是可以从个人的所得税中减免的。

169. 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建立起为以色列筹款的种种组织，难道阿拉伯人就不该同情巴勒斯坦兄弟吗？他们没有权利吗？难道只有犹太人才应该有同情心吗？我并不责怪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他们的感情。但是很多犹太人，正如他们所应该做的那样，忠于他们出生和归化的国家。法国犹太人——我认识许多法国犹太人——是属于最好的法国人之列。我认识的美国犹太人也是如此。我相信：我们的同事马立克先生也能列举出许多善良的苏联犹太人。

170. 我们说了无数遍了，以宗教立国是神权政治，是过时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宗教就应该成为立国的基础了。但没有一个清一色的穆斯林教国，没有一个清一色的基督教国。对那些不相信传统的上帝的人，即共产党人来说，也没有一个清一色的共产主义国家。总还有其他的人。意识形态是相当于信仰、教义或宗教的东西。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才企图把所有犹太人都纠合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之中，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我们怎么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一点一点地蚕食阿拉伯国家呢？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给犹太人寻找避难所而一点一点地蚕食其他阿拉伯国家呢？但是犹太人在别国是兴旺发达的；他们并不想到那里去。一切都是托辞。正如法国人说的，这是过时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坚持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祖国。

171. 第三个论点是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来说是神圣的。那么，又怎么处理巴勒斯坦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神圣性呢？事实上，只不过是那堵墙。据说那是所罗门寺院的遗迹。我认为，这堵墙是所罗门寺院的

马厩的残余部分，因为这个寺院被罗马人摧毁了。特科阿先生知道这一点。那堵墙——至少考古学家多年前，在巴勒斯坦分治前，是这样对我说的，他们可不是政治家——那堵叫做哭墙的墙曾是所罗门寺院的一部分。有宗教感情并到墙跟前哭一下是好的——一点错也没有。让基督教徒去朝拜圣陵，让穆斯林去朝觐阿克萨清真寺——这块土地对所有这些信仰都是神圣的。

172. 在联合国我们遵循所谓的民主原则，把民主程序作为我们在联合国行动的基础。据说，世界上有一千六百万犹太人，有十亿多基督教徒，有六亿左右穆斯林。难道因为巴勒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是神圣的，他们就应该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而那些巴勒斯坦对他们说来也是神圣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对巴勒斯坦就没有份了吗？其实，如果以数量为根据的话，基督教徒应该在那儿。但是基督教徒并没有根据宗教上的理由而要求拥有巴勒斯坦。

173. 我们假定穆斯林根据宗教上的理由而要求有权拥有巴勒斯坦，那么根据什么道理，一千六百万犹太人有权拥有巴勒斯坦，而六亿穆斯林却没有呢？

174. 当然罗，这个论点是无效的，是站不住脚的。我想特别提一提有关耶路撒冷的一些事情。我知道沙特阿拉伯人民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是怎样想的。在任何情况下，沙特阿拉伯人都不会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虽然我不代表其他阿拉伯国家，我只谈我的理解，我非正式地这么说：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会最终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耶路撒冷的统治。我并不是说犹太人的统治，而是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统治。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

175. 我的发言快要结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举行安全理事会吗？永无休止的会议！这种事将会继续下去。巴勒斯坦人将秘密地进入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比较弱，他们将采取其他弱者所采取的做法：他们不得不杀人。这是可悲的。或许他们是无罪的，因为他们由于热爱祖国而狂怒了。他们在巴勒斯坦杀死的人——那些所谓的以色列人，可能也是无罪的。对

巴勒斯坦，正如我多次说过，以色列要求拥有主权是无效的。

176. 总有一天将会发生大乱——也许不在我有生之年。我并不知道大乱什么时候发生；诚然可能发生许多事情来改变这种局面：实力平衡、强权政治、势力范围。我无需详谈那些可能在我们时代里的某个时候，不仅是毁灭一个地区，而且是毁灭整个世界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177. 你们知道吗？首先逃跑的人将是那些政治家和统治者。我多次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安然逃脱，而遭殃的将是犹太人——无罪的犹太人民和无罪的阿拉伯人民。统治者将会销声匿迹。他们过去就销声匿迹过。在三十年代，我在西欧见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离开德国时，我同他们谈过话。谁留在德国遭受迫害呢？穷人留在那里，那些贫困的补鞋匠和熟食店的伙计留在那里，他们成了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牺牲品。

178. 从大西洋到伊朗边境，南边深入非洲直到苏丹，这一地区内有一亿阿拉伯人。这整个肥沃的新月形地区是阿拉伯的。事实上，这些人并不生下来就是阿拉伯人；他们阿拉伯化了，不是迫于武力，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阿拉伯主义是有弹性的。兴衰更迭，帝国无常。阿拉伯人也有过自己的帝国，并且也和其他帝国一样崩溃了——也许正该如此吧。

179. 由于他们的文化、语言、诗歌、传统、风俗和骑士精神，阿拉伯人口增加了。这些就是使阿拉伯人引以自豪的品质。阿拉伯人不再以武力而自豪，虽然他们也谈昔日的光荣。阿拉伯人引以自豪的是文化、语言、精神上的东西。阿拉伯人也许会互相打仗，但当有人对阿拉伯人说：“你的骑士精神到哪里去了？你的人道感到哪里去了？”他马上就柔顺了。

180. 但是阿拉伯人也是人。他们也会被激怒。现在不是他们强大和统治的时代。但是谁能保证几十年以后，当他们试图和以色列人再次交锋时——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殖民者——当他们试图象以前同化许多入侵者那样同化以色列人时，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我们有来自高加索的色克兴血统的阿拉伯人，他们是一点不懂得马立克先生的国家的语言的。我们有来自北非诸伊斯兰教国的阿拉伯

人，我们有原是黑非洲人的阿拉伯人。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主席先生，正象贵国巴西一样——这是巴西的光荣。我们在阿拉伯主义中没有歧视。阿拉伯主义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宗教。

181. 犹太教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的文化是多样化的，否则就不会有意第绪语了。我见到过去欧洲文学上自成一派的犹太人。我们有朗诵自己的阿拉伯诗歌的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只要人类不自杀自灭，阿拉伯主义决不会灭亡。

182. 因此我忠告——我不该用“忠告”这个词，因为任何未经请求而提出的忠告通常是不被接受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人，警告以色列人。我也把以色列人作为人来警告：算帐的一天总会来到，那将是可悲的。

183. 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的一些帝国已化为灰烬。考古学家去那儿考查这块肥沃的新月形地区的地层，以了解该地层属于什么文化，另一种文化又是属于什么地层。但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人在哪里呢？罗马人在哪里呢？十字军在哪里呢？土耳其人又在哪里呢？他们已不复存在。

184. 对那些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难道没有一个教训使他们看到他们的命运危在旦夕吗？只要人类不自杀自灭，我们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

185. 我之所以再次恳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赐惠垂听，无非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不是提出新的决议。我希望，不是在不久的将来，而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恢复理智，不再醉心于和犹太教的最高原则相违背的军功。犹太教的上帝是一位慈悲、博爱、怜悯的上帝；更不用说我已引用过的弥迦先知的话了。

186. 我可以从圣经中引用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表明犹太教只有靠慈悲、博爱、怜悯才能兴旺。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持刀剑把土著人民——他们甚至原来也许是犹太人——赶出这块土地，而我们却坐在这儿，玩弄文字，拼凑词句，还希望最终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

187. 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的，除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终恢复理智，在巴勒斯坦国中生活。这个国家将包括阿拉伯人和不管是不是欧洲血统的犹太人，他们并肩在一起；没有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的统治，大家都是在巴勒斯坦旗帜下的——不是东欧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的——圣地公民。

188. 在结束之前，我想引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17节——我专门为这张桌子周围的以色列人引用的。我不打算引用全部，但它的实质是明白的。这些是摩西的话。顺便提一提，摩西的妻子是一位在圣经中提到的古代米地安人——一个闪族人——耶和华这个词即来源于米地安人的神的名字。它象征着唯一的上帝。所以耶和华这个词正好来源于闪语，而不是来

源于巴尔干人。“不可贪恋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恋邻居的任何东西。”

189. 东欧的犹太人一点一滴地渗入巴勒斯坦。他们不仅贪恋邻居的房屋，而且还没收他们的房屋、果园、全部土地，并且他们还在扩张。看老天的面上，翻一翻圣经吧。如果你是真正的犹太人，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圣经吧，不要照你们给圣经所加上的世俗的解释去理解。

190. **主席：**我谨向对我致以亲切的、慷慨的欢迎词的叙利亚、丹麦、匈牙利、塞内加尔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表示感谢。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